

朱安群 主编

黃庭堅詩詞賞析集

已蜀建

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

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

黄庭坚诗词赏析集

朱安群 主编

巴蜀书社

责任编辑：黄云生

封面题字：启 功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版面设计：盛寄萍

●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

黄庭坚诗词赏析集

朱安群 主编

巴蜀书社 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印张 12.5插页 5 字数275千

1990年6月第一版

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2,690 册

ISBN7—80523—286—5/I·128 定价：5.38元

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

编辑委员会

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起 余冠英 吴组缃 杨明照
林 庚 俞平伯 唐圭璋 霍松林

主 编

缪 钺 程千帆 周振甫

副 主 编

裴 斐 吴庚舜 邓 南

编辑委员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马兴荣 王仲镛 王启兴 王思宇 邓 南
刘乃昌 刘仁清 吴调公 吴庚舜 邱俊鹏
陆 坚 郑临川 周振甫 周先慎 陶道恕
黄天骥 曹慕樊 程千帆 蒋和森 曾枣庄
傅璇琮 褚斌杰 廖仲安 缪 钺 裴 斐

黃山谷先生小象

似僧有疑似俗
無塵作夢中夢
見身外身
山谷先生自作像
於後學有奇蹟書





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
 古賦四首
 寄老庵賦 為孫華老作

生乎今茲兮見曩之人萬物一家兮券宇宙而無鄰
 兮鬚鬢蒼然獨奈何俯仰以是兮吾獨立而不陳
 兮伐大觚以嘗巧風悲郢人之卒木兮顧無所用吾
 兮黃川日夜流吾誰踈親兮行天下以虛舟無地以
 兮世而不避世繫縛於蝸牛之宮經行於羊豕之
 兮舉海門以為觥觴豆於無味之味從衲子以卒歲
 兮已足謂無累之累何用窮山幽谷為獨安往而非
 兮歲高位之疾顛春秋以旅力去矣奉腴祿而彫年
 兮群雛之勢最暑火宅之無安寧執枯而俱焦寄吾
 兮生之言人壽不能金石忽相望於鬼伯之阡伊漢
 兮以為宅沈化泉以棄責聊生涯於緯竹維衡丘之
 兮音踞燒木以煨寒枝鼻涕而無寸陰相彼宛童寓
 兮千柏松自千青雲

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書影
 (南宋乾道間麻沙本)

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

编辑缘起

我们伟大祖国向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。历史悠久、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古代典籍浩如烟海，文学家、诗人、词人更是群星灿烂，名家辈出。为了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，为了探索和总结古代作家的艺术经验，提供今人创作借鉴和参考，特别是为了在广大青年读者中普及我国古典文学名著，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，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，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《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》，以供广大青年读者学习、阅读和参考。

这套丛书各个集子均为作家作品赏析专集，精选作家不同时期、不同阶段、不同内容、不同体裁、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加以赏析，使读者读此一集即可对该作家作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、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入的了解。根据读者和作者建议，我们也适当编辑一些断代赏析集，纳入本丛书之内，同时发行，以飨读者。

这套丛书力求知识准确，分析精辟，简明扼要，深入浅出。各级各类大专院校文科教材、中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篇目均尽量收入，故本丛书亦可供一般研究工作者，大中小学教师、大中学校学生以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和参考。

这套丛书以中国文学史为线，以诗词文为主，以唐宋作家作品为重点，兼顾其他各段作家作品，兼顾其他文学体裁。

为了保证丛书质量，特约请学界名流、对古典文学研究有素

的专家、学者和同志分别担任各个赏析集子的主编或撰稿人。赏析文章全部新撰，不收已发表于书刊上的旧作，以期尽可能达到目前最新最高水平。

这套丛书由各赏析集主编负责约稿、审稿、改稿和定稿工作。全套丛书均由巴蜀书社编辑部协助丛书编委会最后审定。这套丛书拟编五辑，每辑十种，由巴蜀书社负责陆续出版，五年内出齐。

编辑作家作品的赏析专集丛书，尚属首创，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。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，只能在摸索中前进；加上我们水平有限，工作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恳切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巴 蜀 书 社 编 辑 部

一九八六年九月

前 言

黄庭坚（1045—1105），字鲁直，号山谷，又号涪翁，洪州分宁（今江西修水）人。英宗治平四年（1067）进士。初任叶县尉。熙宁五年（1072），试学官得中，除北京国子监教授，为时八年。此期间与苏轼缔结文字交，情兼师友，没齿不渝，但政治上也始终受到苏轼的牵连。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改官知吉州太和（今江西泰和）县。时新法中盐法厉行，百姓深以为苦，庭坚恤民以宽，受到乡民爱戴。元丰六年，调监德州德平镇（今山东德平县），直至元丰八年（1085）。哲宗即位，高太后听政，旧派得势，苏轼兄弟均入朝任职，庭坚也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参与修《神宗实录》，生活较安定，知友们诗酒唱酬，颇多乐趣。实录告成，升任起居舍人。旋丁母忧，服除，兼国史编修。绍圣绍述，哲宗亲政，政局又有改变。绍圣二年（1095），新派以修神宗实录不实的罪名，贬庭坚为涪州（今四川涪陵）别驾，黔州（今四川彭水）安置。后来又移到戎州（今四川宜宾）。六年贬居，生活极艰难，创作却精进，人谓“黔州以后，句法尤高，笔势放纵”。元符三年（1100），徽宗即位，政局两度波动，大权终落在所谓新派手里，党祸大起。黄庭坚虽受起复之命，但未敢翻身已碰头。崇宁二年（1103），新派罗织“幸灾谤国”的罪名，将黄庭坚除名编管宜州（今广西宜山）。三年夏，抵贬所，

备受折磨。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与世长辞，年六十有一。

黄庭坚是多方面有卓越成就的文艺家。诗道尤所专攻。他自谓“作诗颇有悟处，若诸文亦无长处可过人”（《论诗文帖》），可见他以擅诗自居。他之所以倾注心力于诗，除家庭环境（他的父亲和两个外舅都长于诗，且对杜诗颇有研究）影响外，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：一是唐诗成就极高，宋人不甘依傍前人门户，必须别开生面，不说胜于唐诗，至少力争异于唐诗；二是黄庭坚晚出于北宋诸大诗家，前辈已逐渐转变了唐风，特别是苏轼，天才纵恣，奠定了诗文革新的决胜局面，黄庭坚要“自成一家”，不肯“随人作计”，必须弄斧班门，锤幽凿险，独辟蹊径。正是在这两重追求中，黄庭坚凭着深厚的学养和勤苦的工夫，力破余地，努力开拓“更高一着”的境界。如果说宋人喜欢用幽深的理念、富有暗示性的典故发人深思，山谷则尤爱引用佛道经典、百家杂说来显现自己对生活的体验与认知，且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，如果说讲究句法、章法是宋人的普遍习尚，山谷则在字锻句炼、终始开阖的讲求上可推独步。这样，他不但和苏轼一道确立了宋诗面目，而且开创了江西诗派，影响后世至为深远。

下面试具体谈谈黄诗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一些独特追求，供鉴赏黄诗时参考：

宋初诗坛为元和体、晚唐体笼罩，平弱浅俗，西昆体更新意象以求蕴蓄，陷入华艳庸俗。欧、梅、苏等反西昆，议政论时，又有直露乃至滑易的缺失。黄庭坚登上诗坛，既要去陈反俗，又要避熟求生。首先就是扫除五代、西昆的浮薄之风，自己写诗不涉绮艳、奢衒之语。其值得称道的，一是题材求新颖：在韩、苏扩大诗材的基地上继续开拓，除反映政、军大事外，多写社会、历史经验，宇宙人生哲理，还有古今学理、佛道妙谛、艺术品

评，乃至从卑事琐物中发掘诗意，引为诗材，如《乞猫》、《食驴肠》，都写成了隽永的好诗。他提倡“以俗为雅，以故为新”，不但是开拓题材，也是开掘。同一典故，多种用途，就属这种情况。庖丁解牛，作者多次运用，时而写“聊试发硎刀”，时而写“藏刃避肯紫”，又如“垂头畏庖丁”，或“庖丁释牛刀，众手斫大觚”，不断地“穿凿得宝”，黄庭坚真是运用自如。二是思致求深刻：一些琐碎平凡的事物，他能表现独特的体验。或精微，如《薄薄酒》；或浑茫，如《戏题小雀捕飞虫画扇》，妙不可传。他不但微观地向事物中“悟入”，如从秦观的寄寂斋悟出“寂”与“喧”，小与大、短与长、朽与不朽的大道理，还能宏观地把握万事万物，在出世、入世的矛盾中寻找超世的途径，用宽大的胸怀包容一切、藐视一切：“安得八紘置，以道猎众智”，“正令夷甫开三窟，猎以我道皆成擒”。他还专门写过一些反映佛道思想的诗，如《颐轩诗六首》、《次韵杨明叔四首》等等，都是精微而奥妙的。北宋诗家思想都是以儒学为主，苏黄较多地圆融了佛道，黄有其特异之处。道家讲“真”，强调任真自得以达“逍遥”之境，苏轼言行有放旷的一面，偏于道。黄庭坚讲正心诚意，每每与佛学的“守心”、“禅定”相通，偏于佛。他在《赠送张叔和》中倡导“忍、默、平、直”，在《晁张和秦观五言予亦次韵》中写“士为欲心缚，寸勇辄尺懦，要当观此心，日照云雾散，扶疏万物影，宇宙同璀璨”，这类治心养性的内容，在诗文中随处可见。他说“妙在和光同尘，事须钩深入神”。唯其能“钩深”，所以能把宋诗引导到“入神”的地步。黄庭坚“熟参”了人生，进而“守心如缚虎”，以达到心灵的自由和解脱：“从此春风春雨后，乱随流水到天涯”。任它“世态已更千变尽”，而自己“心源不受一尘侵”。许尹《山谷诗集序》指出：

“天下之理，涉于形名度数者可传也，其出于形名度数之表者，不可得而传也。”前者指欧、王、苏；后者是指黄庭坚，他追求的是不可言传的至理。三是意象求恢奇：“寒藤老木被光景，深山大泽皆龙蛇”，“马斲枯萁喧午枕，梦成风雨浪翻江”，“能令汉家重九鼎，桐波江上一丝风”，这些取喻何等古怪，联想何等惊人，能使人一读就惊心动魄，历久难忘。他去陈反俗，最善于借杂书典故构成意象，如说人生是“流行坎止一虚舟”，说冬夜琢磨出好句是“寒炉馀几火，灰里拨阴何”，都能从历史的积淀中泛出现实的新信息。黄庭坚还善于通过意象自身的拈连，把诗意铺展开来，如“谢公文章如虎豹，至今斑斑在儿孙”，十四个字赞扬了三代人的才质。“公诗如美色，未嫁已倾城”，本已有趣，接写“嫁作荡子妇，寒机泣到明”，意味更深长了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摘取生活和古书中的事物排列组合，没有交代叙写，只有密集的意象群，如《演雅》，分看是禽鸟虫鱼，不成片段，合看则是人情世态的七宝楼台，可谓诗中奇观。

黄诗在内容上由摹写生活场景转移到解剖生活断面，把慨叹人生发展为探求人生，相应地，在形式上也加强锻炼，尽量做到“道肥体瘦”，文疏旨密，形枯意丰，甚至以残缺求浑全。具体说，一是体式求瘦劲：刻意锻尽芜杂，使篇无闲句，句无闲字，句中有深蕴，耐人咀嚼；句外有跳跃，供人填充。更锻炼意与格，做到“全是骨，全是味”，“不可以色相声音求”（方回《瀛奎律髓》）。黄庭坚的六言、七言近体和一些象律诗的古体，苍劲老辣，富于力度，无枝叶畅茂之象，有根干蟠曲之姿，前人誉为“瘦硬通神”，或责其“枯槁诘屈”，都说明了他的特点。二是结构章法求突兀多变：突破先景后情、一事一抒的模式，不墨守起承转合的律体框架，常常突然而起，兀然而结，尤长于正反开

阔，或从侧面、反面接触主题（如《再答元與》），或由大范围层层紧缩到中心（如《题王黄州墨迹后》），然后逆卷回去，或旁入他意，收奇正相生之效。黄庭坚写诗，一般先有社会、人生的体验，确立大意，然后选择典实作为骨架，使意象跳跃而意脉保留，草蛇灰线，岭断云连。或先行蓄势，在临近结束时突然断裂，又忽然迸出逆挽之句或玄妙之理，匪夷所思，如《题郑防画夹五首》之一、《读太真外传五首》等，都是这样的。再就是熔铸古今远迹，把今昔家国之感、亲友欢会之忆和离索之苦，用时空交错、心物交织的方法组接成诗章，造成一种巉岩曲折的布局态势，如《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归予戏作欸乃歌二章》之一，安排非常巧妙。三是语言、声律求拗峭。黄庭坚一生讲究句法，论述颇多，他精于炼字和安排句眼，善用散句拗句入诗，突破语序、文气的常规，运古于律，突破平仄粘对格律，前人举例谈论极多，兹不赘。此外，他还由有法追求无法，由依法作诗，熟而生巧，到无往不法，从“拾遗句中有眼”进到“彭泽意在无弦”，用昆体工夫，锤炼到“不烦绳削而自合”的地步。前人不止一次地谈到黄诗没有“人间烟火”味，这并非说他不关心民生痛痒，也不全是说他把个人荣辱苦乐置之度外，还指他对艺术高格调、高境界的追求。

过去人们批评宋诗主理，“味同嚼蜡”，对黄诗也指责其“短于言情”（袁枚《随园诗话》），“锻炼精而性情远”（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），“有奇而无妙”（王若虚《滹南诗话》），“筋骨有馀而肉味绝少”（田同之《西圃诗话》）。其实黄庭坚也是追求诗情、诗趣、诗味的。无情根本不能成诗人，黄诗中有的是悯民之情，爱国忧国之情、畏祸之情、思归之情、友朋之情、兄弟之情、儿女之情、贬而忘忧、贫不改乐，无往而非情。他还

追求趣，种种奇趣、妙趣，尤注意造成幽默诙谐趣味。他自己曾说：“作诗如作杂剧，初时布置，临了须打诨，方是出场。”

（《王直方诗话》引）他和友朋往来，常写“戏题”、“戏赠”之类的诗，表现出平易亲切、无拘无间的关系，烘托出朋辈贫寒清苦而自得其乐的情态，不但以情感人，而且以趣怡人，如《戏赠彦深》、《戏呈孔毅父》、《戏答俞清老寒夜三首》、《戏咏暖足饼》等，都很诙谐。他还喜欢追求文字趣味。因他博读广览，习惯从书本字面展开联想。怀念陶渊明，联系到他的名和字：“潜鱼愿深眇，渊明无由逃”。他送石长卿诗，由其名想到司马相如（字长卿），由其姓想到《周易》中的“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”，创造出“长卿家亦但四壁，文君窥之介于石”这种含蓄有趣的妙句。类似的情况尚多。这看似文字游戏，实是寓庄于谐。黄庭坚的诗，生涩瘦硬，初读难入，入则味怪而永。有人说黄诗象果中百合，蔬中刀豆，“毕竟味少”，这不合实际情况，应该说他的诗象橄榄，象怪味豆，耐得咀嚼、品尝，有回甘味。

黄庭坚多方面追奇逐变，领导标新，开出种种法门，为后来者仿效和推尊。不但尊宋派称赞他“穿凿得宝”（叶燮），“抉刻入里”，“提挈”宋诗枢纽（翁方纲），“力破馀地”（陈衍），就是一再指摘其缺点的刘克庄也高度肯定他的追求，论列他在诗史上的地位：“豫章稍后出，荟萃百家句律之长，究极历代体制之变，蒐猎奇书，寄穴异闻，作为古律，自成一家，虽只字半句不轻出，遂为本朝诗家宗祖，在禅学中比得达摩，不易之论也。”（《后村大全集》卷九十五）这样评价也许偏高，但在宋诗中，他与苏、陆鼎足，差可无愧。

但解放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，黄庭坚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，有的指责他是“形式主义”（如游国恩等《中国文学史》），甚

者说他是“反现实主义”（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），对他的“夺胎换骨”、“点铁成金”更多所非议。当然他有忽视向生活学习的偏失，但他强调多读书，从古书取“灵丹”为我所用，也是为了克服情景雷同、语言陈滥滑易的毛病，新人耳目，出奇制胜。他不是背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者，他有不少反映时政黑暗、同情人民苦难的篇章，《流民叹》、《劳坑入前城》等，算是正面表现的；还有不少是通过赠友、劝友侧面表现的，如《寄李次翁》、《送郑彦能知福昌县》、《送刘士彦赴福建转运判官》等。他和知友、亲属唱和的作品，或寓情性，或抒识见，有对世风的冷嘲，有怀才不遇的慨叹，有对官衙生活的厌倦，都有针砭现实的作用。其直接批评党争、呼吁加强团结、消除派别摩擦、不分门户用人才的谏言，更是屡见不鲜。宋朝积贫积弱，边患始终严重，文人的忧国爱国情绪痛切深沉。黄诗这方面的篇章也不少，如《次韵游景叔闻洮河捷报寄诸将四首》、《和谢公定征南谣》、《送范德孺知庆州》等。怎能说黄庭坚是“反现实主义”——他只是避免正面接触而已，这有历史原因。

黄庭坚比王安石、苏轼晚生了若干年，没有赶上酝酿改革的潮头，一从政就面临党争的激烈旋涡。他不断受到震惊，受到牵连。政局风云变幻，波涛汹涌，文网连着法网，使他怀着戒心生活：“有手莫炙权门火，有口莫辩荆山玉。吴官火起燕焚巢，当年卞和斲两足。”（《赠赵言》）生活上采取避祸远害态度，创作上也就隐晦曲折，表现畏祸情绪和归田思想成为重要内容。归田又无法糊口，只好亦仕亦隐，且“忍”且“默”。道学在北宋后期已经成型，理学家鼓吹思孟学派的自我修养论，又吸收佛老的思辨哲学，高倡“性理”以挽世道而正人心。受其影响，黄庭坚也大写“养心去尘缘，光明生虚室”之类的内容。时政险恶，

文网森严，不敢正面抗争，又不愿同流合污，只好“治心养性”，养成黄庭坚的“情性”：“胸次九流清似镜，人间万事醉如泥”，“官如元亮且折腰，心似次山羞曲肘”，外圆内方，与世周旋，和光同尘，明哲保身。在理论上他批评苏轼“好骂”，反对“强谏争于廷，怨忿诉于道”，不是反对干预政治，而只是说那样容易招祸，万不可“披襟而受矢，引颈以承戈”。这样他的诗不以现实图画见长，而是通过心灵的自我观照来反射社会问题。“林间醉著人伐木，犹梦官下闻追呼”，这种战战兢兢、馀悸在醉梦中也难消去的心理，不正是残酷现实的折光么？他不象唐人那样借景寄情，而是直向人的内心深处剔抉和透视。他为一些怀才不遇、抱道而居、不甘沉沦而拔乎流俗的人物写心传神，留下很多生动的形象。如《戏赠彦深》、《竹轩咏雪呈外舅并调李彦深》中的李彦深，“作人有佳处”，“作诗有佳句”，高洁如雪，如竹，可生活却“未尝一饭能留客”，自己“倚墙扪虱读书策”，妻子“宁剪髻鬟不典书”，“大儿得食不索鱼，小儿得襦不索襦”，寒士形象令人历久难忘。他笔下的其他友人（如张耒、晁补之、黄几复、苏氏兄弟、秦氏兄弟）和《陈留市隐》中的隐者也是性格鲜明的。从黄诗所写的友人身上又可反观黄庭坚自己。黄庭坚大部分诗作是写生活经历、友朋交往、兄弟情谊的，充满了亲切的情怀、真挚的友谊，心底的愤激和不平也压抑不住，时时流露出来，从中读者可以感到一个抒情主体的存在。看看《漫尉》这类自画像的诗，诗人自我形象就更清晰了。这样一个平和而兀傲的抒情主人公，象一个聚光点，反映出那个时代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状态，折射出他们备受打击的社会现实，这便是其典型意义。掌握这一点，也许是欣赏黄诗的一把钥匙。

黄庭坚写词不象写诗那样倾注心力，也不好奇使事，而是随

意抒写，因而多轻巧流利之作，比诗好读多了。北宋词坛，有三大流派：以晏、欧为代表的闲雅词，以柳永为代表的俚俗词，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。黄庭坚广泛向前辈学习，三种风调兼备，晚期且以豪放为主，说明黄词道路是符合宋词的走向的。

黄词受柳永影响很深。柳工于羁旅行役、离愁别恨，颇有感人之处，为黄所不及。但黄用俚俗的口语写市井式的欢情恋情，如《昼夜乐》、《醉落魄》、《两同心》、《少年心》，特别是《归田乐引》和《归田乐令》，都逼似柳词。黄庭坚早期的艳歌小词，有伤“褻淫”，法秀道人批评他“笔墨劝淫，应堕犁舌地狱”。后来改变了（那种早期词也没有留下），仍有一些庸俗之作，如《千秋岁》（“世间好事”）、《忆帝京》（私情），常被指摘。其它俚俗词则表现了对妓女的同情和真挚恋情，如赠歌妓陈湘的一些作品、《步蟾宫》（妓女）等，其价值不在同类柳词之下。夏敬观指出“以市井语入词，始于柳耆卿，……山谷特甚之又甚”（手批山谷词），至有象“奴奴睡，奴奴睡也奴奴睡”、“心儿里有两个人人”的话。刘熙载认为这种俚语“为金元曲家滥觞”（《艺概》四），不为未见。

黄庭坚长期在大小官衙任职，当然有游赏饮宴、友朋酬答之举，有对景感怀、惜春怜秋之作，如《清平乐》（“春归何处”）、《留春令》、《鹧鸪天》（“节去蜂愁蝶不知”）、《绣带子》（张宽夫园赏梅）、《虞美人》（至当涂呈郭功甫）等，都接近晏、欧词风。陈师道把他和秦观并称，“今代词手，唯秦七、黄九耳，唐诸人不逮也”（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引），就是指这类词。

但这是从以婉约为正宗的观点来评黄词，黄词佳处更在豪放词。作为苏门学士，黄和晁补之都深受东坡影响，王灼《碧鸡漫